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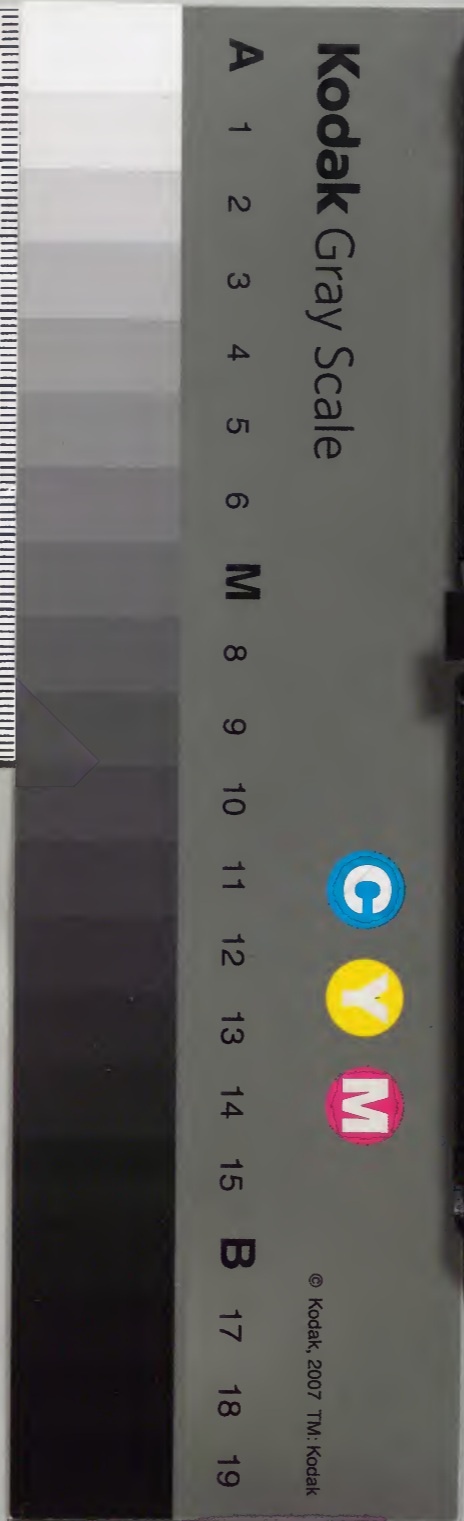
仙媛紀事

五之七

| | | | |
|------|-----|---|---|
| 漢書門類 | | | |
| 一〇〇〇 | 一七〇 | 一 | 一 |
| 號 | 函 | 架 | 冊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漢書 | 一〇〇〇 | 一七〇 | 一 |
| 類 | 號 | 冊 | 架 |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10100 |
| 冊數 | 4 (3) |
| 函號 | 311 284 |



新鐫仙媛紀事第五

淺草文庫

錢唐雉衡山人楊爾曾輯

玉卮娘子

唐開元天寶中有崔書生於東州邏谷口居好植名
花暮春之中英蕊芬鬱遠聞百步書生每初晨必盥
漱觀之忽有一女自西乘馬而來青衣老少數人隨
後女有殊色所乘馬極駿崔生未及細視則已過矣
明日又過崔生乃於花下先致酒茗樽杓鋪陳茵蓆

乃迎馬首拜曰某性好花木此園無冰手植今正值
香茂頗堪流眄女郎頻日而過計僕馭當疲敢具單
醪以俟憇息女不顧而過其後青衣曰但具酒饌何
憂不至女頷叱曰何故輕與人言崔生明日又先及
鞭馬隨之到別墅之前又下馬拜請良久一老青衣
謂女曰馬大疲暫歇無爽因自控馬至生花下老青
衣謂崔生曰君既未婚予為媒妁可乎崔生大悅再
拜跪請青衣曰事亦必定後十五六日大是吉辰君



於此時但具婚禮所要并於此備酒肴今小娘子阿
姊在邏谷中有小疾故日往看省向某去後便當啓
啓期到皆至此矣於是俱行崔生在後即依言營備
吉日所要至期女及姊皆到其姊儀質亦極麗送女
歸於崔生崔生母在故居殊不知崔生納室崔生以
不告而娶但啓以婢媵母見新婦之姿儀禮甚備經
月餘忽有人送食於女甘香殊異後崔生見母不悅
慈顏衰悴因伏問几下母曰有汝一子冀得求全今

汝所納新婦妖媚無雙吾於土塑圖畫之中未曾見
此必是狐魅之輩傷害於汝故致吾憂崔生入室見
女淚涕交下曰本侍箕箒望以終天不知尊夫人待
以狐魅輩明晨即別崔生亦揮涕不能言明日女車
騎復至女乘一馬崔生亦乘一馬從送之入邏谷三
十里山間有一川川中有異花珍果不可言紀館宇
屋室侈於王者青衣百許迎拜曰無行崔郎何必將
來於是捧入留崔生於門外未幾一青衣女傳姊言

曰崔郎遣行太夫人疑阻事宜便絕不合相見然小
 妹曾奉周旋亦當暫進俄而召崔生入責詢再三詞
 辨清婉崔生但拜伏受譴而已後遂坐於中寢對食
 食訖命酒召女樂洽奏鏗鏘萬變樂闋其姊謂女曰
 須令崔郎却迴汝有何物贈送女遂袖中取白玉盒
 子遺崔生生亦留別於是各嗚咽而出門至邏谷口
 回望千巖萬壑無有遠路因慟哭歸家常持玉盒子
 鬱鬱不樂忽有胡僧扣門求食曰君有至寶乞相示

也崔生曰某貧士何有是請僧曰君豈不有異人相
 贈乎貧道望氣知之崔生試出玉盒子示僧僧起請
 以百萬市之遂往崔生問僧曰女郎誰耶曰君所納
 妻西王母第三女玉卮娘子也姊亦負美名於仙都
 况復人間所惜君納之不得久遠若住得一年君舉
 家不死矣

驪山姥

驪山姥不知何代人也李筌好神仙之道常歷名山

博採方術至嵩山虎口巖石室中得黃帝陰符本編
素書緘之甚密題云大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道士
寇謙之藏之名山用傳同好以糜爛筌抄讀數千徧
竟不曉其義理因入秦至驪山下逢一老母鬢髻當
頂餘髮半垂弊衣扶杖神狀甚異路旁見遺火燒樹
因自言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尅筌聞之驚前問曰此
黃帝陰符秘文母何得而言之母曰吾受此符已三
元六周甲子矣三元一周計一百八十年六周共計

一千八百年少年從何而知筌稽首載拜具告得符之
所因請問玄義使筌正立向明視之曰受此符者當
須名列仙籍骨相應仙而後可以語至道之幽妙啓
玄關之鎖鑰耳不然者反受其咎也少年顴骨貫於
生門命輪齊於月角血脉未滅心影不偏性賢而好
法神勇而樂智真吾弟子也然四十五歲當有大厄
因出丹書符一通貫於杖端令筌跪而吞之曰天地
相保於是命坐為說陰符之義曰陰符者上清所秘

玄臺所尊理國則太平理身則得道非獨機權制勝
之用乃至道之要樞豈人間之常典耶昔雖有暴橫
黃帝舉賢用能誅彊伐叛以佐神農之理三年百戰
而功用未成齋心告天罪已請命九靈金母命蒙狐
之使授以玉符然後能通天達誠感動天帝命玄女
教其兵機賜帝九天六甲兵信之符此書乃行於世
凡三百餘言一百言演道一百言演法一百言演術
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彊兵

戰勝之術皆出自天機合乎神智觀其精妙則黃庭
內景不足以為玄察其至要則經傳子史不足以為
文較其巧智則孫吳韓白不足以為奇一名黃帝天
機之書非奇人不可妄傳九竅四肢不具慳貪愚痴
驕奢淫佚者必不可使聞之凡傳同好當齋而傳之
有本者為師受書者為弟子不得以富貴為重貧賤
為輕違之者奪紀二十每年七月七日寫一本藏名
山石巖中得加算本命日誦七徧益心機加年壽出

三尸下九蟲秘而重之當傳同好耳此書至人學之
得其道賢人學之得其法凡人學之得其殃職分不
同也經言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蓋泄天機
也泄天機者沉三劫得不戒哉言訖謂筌曰日已晡
矣吾有麥飯相與為食袖中出乙瓠令筌於谷中取
水既滿瓠忽重百餘斤力不能制而沉泉中却至樹
下失姥所在惟於石上留麥飯數升筌悵望至夕不
復見姥乃食麥飯自此不食因絕粒求道注陰符述

二十四機著太白陰經述中台志閩外春秋以行於
世仕為荆南節度副使仙州刺史

花姑

花姑者女道士黃靈微也年八十歲有少容貌如嬰
孺道行高潔世人號為花姑躡履行奔馬莫及不知
何許人也自唐初來徃江浙湘嶺間名山靈洞無所
不造經涉之處或宿於林野即有神靈衛之人或有
不正之念欲凌侮者立致顛沛遠近畏而敬之奉事

之若神明焉聞南嶽魏夫人平昔渡江修道有壇靖
在臨川郡臨女水西石井上有仙壇遂訪求之歲月
且久榛蕪淪翳時人莫得知之唐則天長壽二年壬
辰冬十月詣洪州西山謁道士胡惠超而問焉超字
拔俗能通神明即為指南郭六里許有烏龜原古有
石龜每犯田苗被人擊其首折則其處也姑訪之見
龜之左右壇迹宛然立處當壇中於其下得天尊像
油甕鐵刀燈盞之類因葺而興之復夢夫人指九曲

池於壇南訪而獲之博砌尚在景雲中睿宗使道士
葉善信將繡像幡花來修法事仍於壇西建洞靈觀
度女道士七人住持洎玄宗醮祭祈禱不絕每有風
雨或聞簫管之聲凡是禮謁必須嚴潔不爾有蛇虎
驚吼之異時有雲物如鳥羣飛垂帶直下壇上倏忽
西出如向井山前後非一而已花姑聲響靈通密有
所告曰井山古迹汝須崇修俄聞異香從西來姑累
得嘉毳躬身葺構行宿洞口聞鐘磬之音須荒梗多

仙姑之卷
時若有人接迹寓宿林莽恬然甚安達明入山果遇
壇殿餘址遂立屋宇聞步虛仙梵之音環壇數里有
樵採不精潔者必有怪異之驚有野象中箭來托仙
姑姑為除之其後每齋前啣蓮藕以獻姑玄宗開元
九年辛酉歲姑欲昇化謂其弟子曰吾仙程所促不
可久住吾身化之後勿釘棺只以絳紗幕覆棺上而
已明日無疾而終肌膚香潔形氣溫暖異香滿于庭
堂之內弟子依所命棺不釘以絳紗覆之忽聞雷震

聲紗上有孔大如鷄子棺中唯有衾覆木簡屋上穿
處可通人座中奠瓜數日生蔓結實如桃者二馬每
至忌日即風雲鬱勃直入室內玄宗聞而駭之使覆
其事明日使道士蔡偉編入後仙傳開元二十八年
庚辰三月乙酉勅道士齋龍壁來醮忽有白鹿自壇
東出至姑冢間而滅即花姑葬木簡之處又有五色
仙蛾集于壇上刺史張景侯以為聖德所感立碑頌
述天寶八年己丑魏夫人上昇之所度女道士二人

常修香火代宗大曆三年戊申魯郡開國公顏真卿
為撫州刺史見舊跡荒廢闢人住持名仙靈觀道士
黃道進二七人住洞靈觀又以高行女道士黎瓊仙
七人居仙壇院顏公述仙壇碑而自書以紀其事迹
焉

焦靜真

唐女貞焦靜真因精思間有人導至方丈山遇二女
仙謂曰子欲為真君可謁東華青童道君受三皇法

請名氏則司馬承禎也歸而詣承禎求度未幾昇天
嘗降謂薛季昌曰先生得道高于陶都水之任當為
東華上清真人

王法進

王法進劍州臨津縣人也狹孺之時自然好道家近
古觀雖無道士居之其嬉戲未嘗輕侮其尊像見必
斂手致敬焉至十餘歲有女冠自劍州歷外邑過其
家父母以其慕道託女冠以保護之與受正一延生

仙苑五老
蘇因名曰法進而專勤香火護持齋戒亦茹栢絕粒
時有感降是歲三川饑饉斛斛翔貴死者十有五六
多採山芋野葛充饑忽有二青童降于其庭宣上帝
之命曰以汝宿稟仙骨歸心精誠不忘於道今以青
童呂汝受事於玉京也法進即隨青童騰身凌虛徑
達天帝之所帝命以玉杯霞漿賜之飲訖帝謂之曰
人稟三才之大體天地之和氣得為人形復生中土
甚不易也而天運四時之氣地稟五行之秀生五穀



百粟以養人而人不體天地養育之恩輕棄五穀獻
捨絲麻使耕農之夫紡績之婦身勤而不得飽力竭
而不免寒徒施其勞曾不愛惜斯固神明所責天地
不祐也近者地司獄瀆各有奏言人獻賤五穀不貴
衣食之本已敕太華之府收五穀之神令所種不成
下民饑餓因示責罰以懲其心世愚悠悠曾未覺悟
旋奉太上所勅以大道好生不可因彼愚民以害衆
善雖天地神明罪之愚民亦不知過之所因起無憾

請首原之路虛受其苦爾汝當為無上侍童入侍天
府今且令汝下世告諭下民使其悔罪寶愛桑蠶貴
敬農事惜五穀百粟知大道之養人厚地之育物宗
奉正道崇事神明至於水火之用不可獻棄衣食之
養儉已約身皆能行此明戒天地愛之神明護之風
雨順調家國安泰此乃增益汝之陰功也即命侍女
披琅笈珠韞出靈寶清齋醮謝天地法一卷付之俾
傳行于世曰世人可相率於清靜之處置齋悔謝一

年之內春秋再為春則祈于年豐秋則謝于道力如此則宿業可除穀父蠶母之神為致豐稔也龍虎之年復當台汝矣命青童送還其家已三箇月也所授之書即今靈寶清齋告謝天地之法是也其法簡易與靈寶自然齋大都相類但人間行之立成徵效者或几席器物小有輕慢濁汙者營奉之人有不公心者即飄風驟雨壞其壇筵迅霆疾雷毀其器用自是三川梁漢之人歲皆崇事雖愚朴之士狂暴之夫固

不戰慄兢戒致恭擎跪知奉其法焉又螟蝗旱潦害稼傷農之處有率衆誠勉於修奉炷香告天旦夕響應必臻其祐與不虔不信之徒立可見其徵驗矣巴南謂之清齋蜀土謂之天功齋蓋一揆也法進以唐玄宗天寶十一年壬辰歲雲鶴迎之而昇天此乃亦符龍虎之神人之言矣

費妙行

費妙行唐孫天師智涼之妻也玄宗天寶七年天師

仙姑五卷
奏乞置觀度女道士七人立堂祠之五代亂觀遂廢
宋初復興始命男道士居焉遂立天師像并妙術並
祠于觀今額真福屬隆興府奉新縣

王女

王保義為荆南高從誨行軍司馬生女不食葷血五
歲能誦黃庭及長夢渡水登山見金銀宮闈云是方
丈山女仙數十人中一人曰麻姑相結姊妹授以琵
琶數曲自是數夜一遇歲餘得百餘曲其尤者有獨

指商以一指彈一曲後夢麻姑曰即當相邀明日庭
中有雲鶴音樂女奄然而化去

楊正見

楊正見者眉州通義縣民楊寵女也幼而聰悟仁憫
雅尚清虛既笄父母娉同郡王生王亦鉅富好賓客
一旦舅姑會親故市魚使正見為膾賓客博戲於廳
中日昃而盤食未備正見憐魚之生盆中戲弄之竟
不忍殺既晡矣舅姑促責食遲正見懼竄於隣里但

行野徑中已數十里不覺疲倦見夾道花木異於人世至一山舍有女冠在焉具以其由白之女冠曰子有愍人好生之心可以教也因留止焉山舍在蒲江縣主簿化側其居無水常使正見汲澗泉女冠素不食為正見故時出山外求糧以贖之如此數年正見恭慎勤恪執弟子之禮未嘗虧怠忽于汲泉之所有一小兒潔白可愛纔及三餘見人喜且笑正見抱而撫怜之以為常矣由此汲水歸遲者數四女冠疑怪

而問之正見以事白女冠曰若復見必抱兒徑來吾欲一見耳自是月餘正見汲泉此兒復出因抱之而歸漸近家兒已彊矣視之有如草樹之根重數斤女冠見而識之乃茯苓也命潔甌以蒸之會山中糧盡女冠出山求糧乃給正見食柴三小束諭之曰甌中之物但盡此三束柴止火可也勿輒視之女冠出期一夕而回此夕大風雨山水溢道阻十日不歸正見食盡飢甚聞甌中物香竊食之數日俱盡女冠方歸

仙媛 卷一
聞之歎曰神仙固當有定分向不遇雨水壞道汝豈
得盡食靈藥乎吾師常云此山有人形茯苓得食之
者白日昇天吾伺之二十年矣汝今遇而食之真得
道者也自此正見容狀益異光彩射人長有衆仙降
其室與之論真宮天府之事歲餘白日昇天即開元
二十一年壬申十一月三日也常謂其師曰得食靈
藥即日便合登仙所以遲迴者幼年之時見父母揀
稅錢輸官有明淨圓好者竊藏二錢翫之以此為隱

歲官錢過罰居人間更一年耳其升天處即今邛州
蒲江縣主簿化也有汲水之處存焉昔廣漢主簿王
興上昇於此

董上仙

董上仙遂州方義女也年十七神姿艷冶寡於飲膳
好靜守和不離於世鄉里以其容德皆謂之上仙之
人故號曰上仙忽一旦紫雲垂布并天樂下於其庭
青童子二人引之昇天父母素愚號哭呼之不已去

地數十丈復下還家紫雲青童旋不復見居數月又
昇天如初父母又號泣良久復下唐開元中天子好
尚神仙聞其事詔使徵入長安月餘乞還鄉里許之
中使送還家百餘日復昇天父母又哭之乃蛻其皮
於地而飛去皮如其形衣結不解若蟬蛻耳遂漆而
留之詔置上仙唐興兩觀於其居處今在州北十餘
里涪江之濱焉

張連翹

黃梅縣女道士張連翹者年八九歲常持瓶汲水忽
見井中有蓮花如小盤漸出井口往取便縮不取
又出如是數四遂入井家人怪久不回往視見連翹
立井水上及出忽得笑疾問其故云有人自後以手
觸其腋痒不可忍父母以為鬼魅所加中夜潛移之
舅族方不笑頃之又還其家云飢求食日食數斗米
飯雖夜置菹肴於臥所覺即食之如是六七日乃聞
食臭自爾不復食歲時或進三四顆棗父母因命出

家為道士年十八晝日於觀中獨坐見天上墮兩錢
連翹起就拾之隣家婦人乃推籬倒亦爭拾連翹以
身據錢上又與黃藥三丸遽起取之婦人摩手奪一
丸去因吞二丸俄而卒死連翹頃之醒便覺力彊神
清倍於常日其婦人吞一丸經日方蘇飲食如故天
寶末連翹在觀忽悲思父母如有所適之意百姓邑
宮皆見五色雲擁一寶輿自天而下人謂連翹已去
爭來看視連翹初無所覺雲亦消散論者云人衆故

不去連翹至今猶在兩脇相合形體枯悴而無所食
矣

酒家美婦

張鎬南陽人也少為業勤苦隱王房山未嘗釋卷山
下有酒家鎬執卷詣之飲二三盃而歸一日見美婦
人在酒家揖之與語命以同飲欣然無拒色詞旨明
辨容狀佳麗既晚告去鎬深念之通夕不寐未明復
往伺之已在酒家矣復召與飲微詞調之婦人曰君

非常人願有所托能終身即所願也鎬許諾與之歸山居一年而鎬勤於墳典意漸踈薄時或恚婦人曰君情若此我不可久住但得鯉魚脂一斗合藥即足矣鎬未測所用力求以投之婦以鯉魚脂投井中身亦隨下須臾一鯉自井躍出凌空欲去謂鎬曰吾比待子立功立事同昇太清今既如斯固子之薄福也他日守位不終悔亦何及鎬拜謝悔過於是乘魚昇天而去鎬後出山歷官位至宰輔為河南都統常

心念不終之言每日啓責後貶辰州司戶復徵用夢時年方六十每話於賓友終身為恨矣

太陰夫人

盧杞少時窮居東都於廢宅內賃居鄰有麻氏嫗孤獨杞遇暴疾臥月餘麻婆來作羹粥疾愈後晚從外婦見金犢車子在麻婆門外盧公驚異窺之見一女年十四五真神人明日潛訪麻婆麻婆曰莫要作婚姻否試與商量杞曰某貧賤焉敢輒有此意麻曰亦

何妨既夜麻婆曰事諧矣請齋三日會於城東廢觀
 既至見古木荒草久無人居逡巡雷電風雨暴起化
 出樓臺金殿玉帳景物華艷有輜輶降空即前時女
 子也與杞相見曰某即天人奉上帝命遣人間自求
 匹偶耳君有仙相故遣麻婆傳意更七日清齋當再
 奉見女子呼麻婆付兩丸藥須臾雷電黑雲女子已
 不見古木荒草如舊麻婆與杞既清齋七日斲地種
 藥纔種已蔓生未頃刻二葫蘆生於蔓上漸大如兩



斛甕麻婆以刀刻其中麻婆與祀各處其一仍令具
油衣三領風雷忽起騰上碧霄滿耳只聞波濤之聲
久之甚寒令着油衫如在冰雪中復令看至三重甚
暖麻婆曰去洛已八萬里長久葫蘆止息遂見宮闈
樓臺皆以水晶為牆垣披甲仗戈者數百人麻婆引
祀入見紫殿後女百人令祀坐具酒饌麻婆屏立於
諸衛下女子謂祀君合得三事任取一事常留此宮
壽與天畢次為地仙常居人間時得至此下為中國

宰相祀曰在此處實為上願女子喜曰此水晶宮也
其為太陰夫人仙格已高足下便是白日昇天然須
定不得改移以致相累也乃賚青紙為表當庭拜奏
曰須啟上帝少頃聞東北間聲云上帝使至太陰夫
人與諸仙趨降俄有幢節香幡引朱衣少年立階下
朱衣宣帝命曰盧祀得太陰夫人狀云欲住水晶宮
如何祀無言夫人但令疾應又無言夫人及左右大
懼馳入取鮫鮓五匹以賂使者欲其稽緩食頃間又

問盧杞欲水晶宮住作地仙及人間宰相此度須快
應杞大呼曰人間宰相朱衣趨去太陰夫人失色曰
此麻婆之過速領回推入葫蘆又聞風水之聲却至
故居塵榻宛然時已夜半葫蘆與麻婆並不見矣

姚氏三子

唐御史姚生罷官居于蒲之左邑有子一人外甥二
人各一姓皆及壯而頑駑不肖姚之子稍長於二生
姚惜其不學日以誨責而怠遊不悛遂於中條山之

陽結茅以居之冀絕外事得專藝學林壑重深囂塵
不到將遣之日姚誡之曰每季一試汝之所能學有
不進必覆楚及汝汝其勉焉及到山中二子曾不開
卷但撲斲塗墍為務居數月其長謂二人曰試期至
矣汝曹都不省書吾為汝懼二子曾不介意其長攻
書甚勤忽一夕子夜臨燭凭几披書之次覺所衣之
裘後裾為物所牽襟領漸下亦不之異徐引而襲焉
俄而復爾如是數四遂迴視之見一小豚籍裘而伏

色甚潔白光潤如玉因以壁書界方擊之豚聲駭而走遽呼二子秉燭索于堂中牖戶甚密周視無隙而莫知豚所往明日有蒼頭騎馬扣門措簪而入謂三人曰夫人問訊昨夜小兒無知誤入君衣裾殊以為慙然君擊之過傷今則平矣君勿為慮三人俱遜詞謝之相視莫測其故少頃向來騎僮復至兼抱持所傷之兒并乳襦數人衣襦皆綺紈精麗非尋常所見復傳夫人語云小兒無恙故以相示逼而觀之自眉

至鼻端如丹縷馬則界方稜所擊之迹也三子愈恐使者及乳襦皆甘言慰安之又云少頃夫人自來言訖而去三子悉欲潛去避之惶惑未決有蒼頭及紫衣宮監數十奔波而至前施屏幃茵席炳煥香氣殊異旋見一曲壁車青牛丹轂其疾如風寶馬數百前後導從及門下車則夫人也三子趨出拜夫人微笑曰不意小兒至此君昨所傷亦不至甚恐為君憂故來相慰耳夫人年可三十餘風姿閑整俯仰如神亦

不知何人也問三子曰有家室未三子皆以未對曰
吾有三女殊姿淑德可以配三君子三子拜謝夫人
因留不去為三子各創一院指顧之間畫堂高閣連
雲而具翌日有輜輶至焉賓從繁麗逾於戚里車服
炫晃流光照地香滿山谷三女自車而下皆年十七
八夫人引三女昇堂又延三子就座酒肴珍備果實
豐衍非常世所有多未之識三子殊不自意夫人指
三女曰各以配君三子避席拜謝復有送女數十若

神仙焉是夕合卺夫人謂三子曰人之所重者生也
所欲者貴也但百日不泄於人令君長生度世位極
人臣三子復拜謝但以愚昧扞格為憂夫人曰君勿
憂斯易耳乃救地上主者令召孔宣父須臾孔子具
冠劍而至夫人臨階宣父拜謁甚恭夫人端立微勞
問之謂曰吾三壻欲學君其引之宣父乃命三子指
六籍篇目以示之莫不了然解悟大義悉通咸若素
習既而宣父謝去夫人又命周尚父示以玄女兵符

玉璫秘訣三子又得之無遺復坐與言則皆文武全才學究天人之際矣三子相視自覺風度夷曠神思開爽悉將相之具其後媿使家僮饋糧至則大駭而走媿問其故具對以屋宇帷帳之盛人物艷麗之多媿驚謂所親曰是必山鬼所魅也役召三子三子將行夫人戒之曰慎勿泄露縱加楚撻亦勿言之三子至媿亦訝其神氣秀發占對閑雅媿曰三子驟爾皆有鬼物憑焉苦問其故不言遂鞭之數十不勝其痛

具道本末媿乃幽之別所媿素館一碩儒因召而與語儒者驚曰大異大異君何用責三子乎向使三子不泄其事則必為公相貴極人臣今泄之其命也夫媿問其故儒者云吾見織女婺女星皆無光是三女星降下人間將福三子今泄天機三子免禍幸矣其夜儒者引媿視三星果無光媿乃釋三子遣之歸山至則三女邈然如不相識夫人讓之曰子不用吾言既泄天機當與子訣因以湯飲三子既飲其湯

仙媛五卷
則昏頑如舊一無所知儒謂媿曰三女星猶在人間
亦不遠此地分密謂所親言其處或云河東張嘉真
家其後將相三代矣

青童君

天水趙旭少孤介好學有姿貌善清言習黃老之道
家于廣陵獨葺幽居唯二奴侍側嘗夢一女子衣青
衣掩笑牖間及覺而異之因祝曰是何靈異願覲仙
姿幸賜神契夜半忽聞窓外切々笑聲旭知其神復

祝之乃言曰吾上界仙女也聞君累德清素幸因寤
寐願托清風旭驚喜整衣而起曰襄王巫山之夢洞
簫秦女之契乃今知之靈鑒忽臨忻歎交集乃點燈
拂席以延之忽有清香滿室有一女年可十四五容
範曠代衣六銖霧縠之衣躡五色連文之履開簾而
入旭載拜女笑曰吾天上青童久居清禁幽懷阻曠
位居末品時有世念帝罰我人間隨所感配以君氣
質虛爽體洞玄默幸託清音願諧神韻旭曰擘游之

質假息刻漏不意高真俯垂濟度豈敢妄興俗懷女
 乃笑曰君宿世有道骨法應仙然名已在金格當相
 與吹洞簫於紅樓之上撫雲璈于碧落之中乃延坐
 話玉皇內景之事夜一鼓令施寢具旭貧無可施女
 笑曰無煩僊郎乃命備寢內須臾霧暗食頃方收其
 室中施設珍竒非所知也遂携手入內其瓌姿發越
 希世罕傳夜深忽聞外一女呼青夫人旭駭以問之
 答曰同宮女子相尋爾且勿應乃扣柱歌曰月露飄

颺星漢斜獨行窈窕浮雲車仙郎獨邀青童君結情
 羅帳連心花歌甚長旭唯記兩韻謂青童君曰可延
 入否答曰此女多言慮洩吾事於上界耳旭曰設琴
 瑟者由人調之何患乎乃起迎之見一神女在室中
 去地丈餘許侍女六七人建九明蟠龍之蓋戴金精
 舞鳳之冠長裾曳風璀璨心目旭再拜邀之乃下曰
 吾嫦娥女也聞君與青君集會故捕逃耳便入室青
 君笑曰卿何已知吾處也答曰佳期不相告誰過耶

相與笑樂旭喜悅不知所裁既同歡洽將曉侍女進
曰鷄鳴矣巡人案之女曰命車答曰備矣約以後期
答曰慎勿言之世人吾不相棄也及出戶有五雲車
二乘浮於空中遂各登車訣別靈風颯然凌空而上
極目乃滅旭不自意如此喜悅交甚但灑掃焚名香
絕人事以待之隔數夕復來來時皆先有清風肅然
異香從之其所從仙女益多歡娛日洽為旭致行厨
珍膳皆不可識甘美殊常每一食經旬不饑但覺體

氣冲爽旭因求長生久視之道密受隱訣其大抵如
抱朴子內篇修行旭亦精誠感通又為旭致天樂有
仙妓飛奏簷楹而不下謂旭曰君未列仙品不合正
御故不下也其樂唯笙簫琴瑟畧同人間其餘並不
能識聲韻清鏘奏訖而雲霧霏然已不見矣又為旭
致珍寶奇麗之物乃曰此物不合令世人見吾以卿
宿世當仙得肆所欲然仙道密妙與世殊途君若洩
之吾不得來也旭言誓重疊後歲餘旭奴盜琉璃珠

鬻於市適值胡人捧而禮之酌價百萬奴驚不伏胡人逼之而相擊官勘之奴悉陳狀旭都未知其夜女愴然懽容曰君奴洩吾事當逝矣旭方知失奴而悲不自勝女曰甚知君心然事亦不合長與君往來運數然耳自此訣別努力修持當速相見也其大要以心死可以身生保精可以致神遂留仙樞龍席隱訣五篇內多隱語亦指驗於旭旭洞曉之將旦而去旭悲哽執手女曰悲自何來旭曰在心所牽耳女曰身

為心牽鬼道至矣言訖竦身而上忽不見室中簾帷器具悉無矣旭恍然自失其後寤寐間彷彿猶尚往來旭大曆初猶在淮泗或有人於益州見之短小美容範多在市肆商貨故時人莫得辨也仙樞五篇後有旭紀事詞甚詳悉

虞卿女子

唐貞元初虞卿里人女年十餘歲臨井治魚魚跳墮井逐之亦墮其內有老父接抱入房空百十步見堂

仙姑五卷
宇甚妍潔明敞老姥居中坐左右極多父曰汝可拜
呼阿姑留連數日珍食甘果都不欲歸姥曰翁母憶
汝不可留也老父捧至井上贈金錢二枚父母一見
驚往接之女乃瞑目拳手疾呼索二盤及至嬾腥令
以灰洗乃瀉錢合於一盤遂復舊自此不食唯飲湯
茶數日嬾居處臭穢請就觀中修行歲餘有過客避
暑於院門內而熟寐忽夢金甲朱戈者叱曰仙官在
此安敢衝突驚覺流汗而走後不知所之

蕭氏乳母

蕭氏乳母自言初生遭荒亂父母度其必不食遂將
往南山盛於被中棄於石上而還人迹罕及俄有遇
難者數人見而憐之相率將歸土龕下以泉水浸松
葉點其口數日益康強歲餘能言不復食餘物但食
松柏耳口鼻拂々有毛出至五六歲覺身輕騰空可
及丈餘有小異兒或三或五引與遊戲不知所從肘
腋間亦漸出綠毛近尺餘身稍能飛與異兒羣遊海



上至王母宮聽天樂食靈果然每月一到所養翁母
 家或以名花雜藥獻之後十年賊平本父母來山中
 將求其餘骨葬之見其所養者具言始末涕泣累夕
 伺之期得一見頃之遂至坐簷上不肯下父望之悲
 泣所養者謂曰此是汝真父母何不一下來看也掉
 頭不答飛空而去父母回及家憶之不已乃買果栗
 搗糧復往以俟其來數日又至遣所養姥招之遂自
 空際而下父母走前抱之號泣良久喻以歸還曰其

在此甚樂不願歸也父母以所持果飼之逡巡異兒
等十數至息於簷樹呼曰同遊去天宮正作樂乃出
將奮身復墮於地諸兒齊聲曰食俗物矣苦哉遂散
父母挈之以歸嫁為人妻生子二人又屬飢儉乃為
乳母

何仙姑

何仙姑零陵市道女也始十三歲隨女伴入山採茶
俄失伴侶獨行迷歸路見東峰山下一人修髯紺目

冠高冠衣六銖衣即洞賓也仙姑亟拜之洞賓出一
桃曰汝年幼必好果物食此盡他日當飛昇不然止
居地中也仙姑僅能食其半髯者指以歸路仙姑歸
時自謂止一日不知已逾月矣自是不飢不渴洞知
人事休咎後尸解去洞賓嘗謂仙姑曰吾嘗遊華陰
市中賣藥以靈丹一粒置他藥萬粒中有求醫者探
手取而得之可長生矣如是者數日但見他藥萬粒
採取入手而此丹入手即墜因嘆世間仙骨難遇者

如此

盧眉娘

唐永貞年南海貢奇女盧眉娘年十四歲眉娘生眉如線且長故有是名本北祖帝師之裔自大定中流落嶺表後漢盧景裕景祚景宜景融兄弟四人皆為皇王之師因號帝師也眉娘幼而慧悟工巧無比能于一尺絹上繡法華經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點畫分明細如毛髮其品題章句無不具足更善作

飛仙蓋以絲一鈎分為三段染成五色結為金蓋五重其中有十州三島天人玉女臺殿麟鳳之儀而執幢捧節童子亦不啻千數其蓋闊一丈秤無三兩煎靈香膏傳之則堅硬不斷唐順宗皇帝嘉其工謂之神姑因令止于宮中每日止飲酒二三合至元和中憲宗嘉其聰慧而又奇巧遂賜金鳳環以束其腕眉娘不願在禁中遂度為道士放歸南海仍賜號曰逍遙及後神遷香氣滿堂弟子將葬舉棺覺輕即撤其

蓋惟見雙舊履而已後人往見眉娘乘紫雲遊於海上羅浮處士李象先作羅逍遙傳而象先之名無聞故不為時人傳焉

新鐫仙媛紀事第六

錢唐雉衡山人楊爾曾輯

謝自然

謝自然者其先兗州人父蒙居果州南充舉孝廉鄉里器重建中初刺史李端以試秘書省校書寮為從事母胥氏亦邑中右族自然性穎異不食葷血年七歲母令隨尼越惠經年以疾歸又令隨尼慧朗十月求還常所言多道家事詞氣高異其家在大方山下

頂有古像老君自然因拜禮不願却下母從之乃徙
 居山頂自此常誦道德經黃庭內篇年十四其年九
 月因食新稻米飯云盡是蛆蟲自此絕粒數取皂莢
 煎湯服之即吐痢困劇腹中諸蟲悉出體輕目明其
 蟲大小赤白狀類頗多自此猶食栢葉日進一枝七
 年之後栢亦不食九年之外仍不飲水貞元三年三
 月於開元觀詣絕粒道士程太虛受五千文紫靈寶
 籙七月十一日上仙杜使降石壇上以符三道丸如



高玉林鑄

藥丸不令着水使自然服之覺身心殊勝又云十五日可焚香五爐於壇上五爐於室中至時真人每來十五日五更有青衣七人內一人稱中華云食時上真至良久盧使至云金母來須臾金母降於庭自然拜禮母曰別汝兩劫矣自將几案陳設珍奇溢目命自然坐初盧使侍立久亦令坐盧云暫詣紫極宮看中元道場官吏士庶咸在逡巡盧使來云此一時全勝以前齋問其故云此度不燒乳頭香乳頭香天真

惡之唯可燒和香耳七日崔張二使至問自然能就長林居否答云不能二使色似不悅二十二日午前金母復降云更一來則不來矣為不肯居長林被貶一階長林僊宮也又指房側一仙云此即汝同類也戌時金母去崔使方云上界最尊金母賜藥一器色黃白味甘自然餌不盡又將枕六瓣令食食三瓣却將去又將衣一副朱碧綠色相間外素內有文其衣縹緲執之不着手且却將去已後即取汝來又將枕

一枝纏於臂上有三十旒碧色大如椀云此猶是小者是日金母乘鸞侍者悉乘龍及騏驎鸞鶴每翅各大丈餘五色雲霧浮泛其下金母云便向州中過羣仙後去望之皆在雲中其日州中馬坊厨戟門皆報云長虹入州二十五日滿身毛髮孔中出血沾漬衣裳皆作通陂山水橫紋就溪洗濯轉更分明向日看似金色手觸之如金聲二十六日二十七日東嶽夫人併來勸令沐浴兼用香湯不得令有乳頭香又云

天上自有神非鬼神之神上界無削髮之人若得道後悉皆戴冠功德則一凡齋食切忌嘗之尤宜潔淨器皿亦爾上天諸神每齋即降而視之深惡不精潔不唯無福亦當獲罪六年四月刺史韓侑至郡疑其妄延入州北堂東閤閉之累月方率長幼開鑰出之膚體宛然聲氣朗暢侑即使女自明師事焉先是父蒙旋遊多年及歸見自然修道不食以為妖妄曰我家世儒風五常之外非先王之法何得有此妖惑因

鎖閉堂中四十餘日。益加爽秀。衆方驚駭。馬七年九月。韓侂興於大方山置壇。請程太虛具三洞籙。十一月。徙自然居於州郭。貞元九年。刺史李堅至自然。告云居城郭。非便。願依泉石。堅即築室於金泉山。移自然居之。山有石嵌竇。水灌其口中。可澡飾。形神揮斥。氣澤自然。初駐山。有一人。年可四十。自稱頭陀。衣服形貌不類。緇流云。速訪真人。合門皆拒之。云。此無真人。頭陀但笑耳。舉家拜之。獨不受。自然拜。施錢二百。

竟亦不受。乃施手巾一條。受之。云。後會日。當以此相示。須臾出門。不知所在。久之。當午。有一大蛇。圍三尺。長丈餘。有兩小白角。以頭枕房門。吐氣滿室。須臾雲霧四合。及霧散。蛇亦不見。自然所居室。唯容一牀。四邊纔通人行。白蛇去後。常有十餘小蛇。或大如臂。或大如股。旦夕在牀左右。或黑或白。或吐氣。或有聲。各各盤結。不相毒螫。又有兩虎。出入必從人。至則隱伏。不見。家犬吠虎。凡八年。自遷居郭中。犬留方山上。昇

之後犬不知所在自然之室父母亦不敢同坐其牀
或輒詣其中必有變異自是呼為仙女之室常晝夜
獨居深山窮谷無所畏怖亦云誤踏蛇背其冷如冰
虎在後異常腥臭八月九日十日十一日羣仙日來
傳金母勅速令披髮四十日金母當自來所降使或
言姓崔名熒將一板濶二尺長五尺其上有九色每
羣仙欲至則墻壁間熒煌似鏡羣仙亦各有几案隨
從自然每披髮則黃雲繚繞其身又有天使八人黃

衣戴冠二童子青衣侍于左右又二天神衛其門屏
如今壁畫諸神手執鎗鉅每行止則諸使及神驅斥
侍衛又云某山神姓陳名壽魏晉時人并說真人位
高仙人位卑言已將授東極真人之任貞元十年三
月三日移入金泉道場其日雲物明媚異於常景自
然云此日天真羣仙皆會金泉林中長有鹿未嘗避
人士女雖衆亦馴擾明日上仙送白鞍一具縷以寶
鈿上仙曰以此遺之其地可安居也李堅常與夫人

于几上誦經先讀外篇次讀內篇內則魏夫人傳中本也大都精思講讀者得福麗行者招罪立驗自然絕粒凡一十三年晝夜不寐兩膝上忽有印形小於人間官印四孺若有古篆六合分毫無差又有神力日行二千里或至千里人莫知之冥夜深室纖微無不洞鑒又不衣綿纊寒不近火暑不搖扇人問吉凶善惡無不知者性嚴重深密事不出口雖父母亦不得知以李堅崇尚至道稍言及云天上亦欲遣世

間奉道人知之俾其尊明道教又言凡禮尊像四拜為重三拜為輕又居金泉道場每靜坐則羣鹿必至又云凡人能清淨一室焚香諷黃庭道德經或一遍或七遍全勝布施修齋凡誦經在精心不在遍數多事之人中退而退所損尤多不如元不會者慎之慎之人命至重多殺人則損年夭壽來往之報永無休止矣又每行常聞天樂皆先唱步虛詞多止三首第一篇五篇第八篇步虛訖即奏樂先撫雲璈形圓似

鏡有絃凡傳道法必須至信之人魏夫人傳中切約
 不許傳教但令秘密亦恐乖於折中夫藥力只可益
 壽若昇天駕景全在修道服藥修道事頗不同服栢
 便可絕粒若山谷艱求側栢只尋常栢葉但不近丘
 墓便可服之石上者尤好曝乾者難將息旋採旋食
 尚有津潤易清益人大都栢葉茯苓枸杞胡麻俱能
 長年久視可試驗修道要在山林靜居不宜俯近村
 柵若城郭不可居以其葷腥靈仙不降與道背矣煉

藥飲水宜用泉水尤惡井水仍須遠家及血屬慮有
 恩情忽起即非修持之行凡食米體重食麥體輕辟
 穀入山須依衆方除三蟲伏尸凡服氣先調氣次閉
 氣出入不由口鼻令滿身自由則生死不能侵是年
 九月霖雨甚自然自金泉往南山省程君凌晨到山
 衣履不濕詰之云旦離金泉耳程君甚異之十一月
 九日詣州與李堅別云中甸的去矣亦不更入靜室
 二十日辰時於金泉道場白日昇天士女數千人咸

共瞻仰祖母周氏母胥氏妹自柔弟子季生問其訣
別之語曰勤修至道須更五色雲遮亘一川天樂異
香散漫彌久所着衣冠簪帔一十事脫留小繩牀上
結繫如舊道場中嘗有二虎五麒麟兩青鸞或前或
后或飛或走刺史李堅表聞詔褒美之李堅述金泉
道場碑立本末為傳云天上有白玉堂老君居之殿
壁上高列真仙之名如人間壁記時有朱書注其下
云降世為帝王或為宰輔者又自然當昇天時有堂

內東壁上書記五十二字云寄語主人及諸眷屬但
當全身莫生悲苦自可勤修功德併諸善心修立福
田清齋念道百劫之後冀有善緣早會清原之鄉即
與相見其書迹存焉

崔少玄

崔少玄者唐涿州刺史崔恭之小女也其母夢神人
衣綃衣駕紅雲龍持紫函受於碧雲之際乃孕十四
月而生少玄既生而異香襲人端麗殊絕紺髮覆目

耳璫及頤右手有文曰盧自列妻後十八年歸于盧
 陞陞小字自列歲餘陞後事閩中道過建溪遠望武
 夷山忽見碧雲自東峰來中有神人翠冠緋裳告陞
 曰玉華君來乎陞怪其言曰誰為玉華君曰君妻即
 玉華君也因是及造之妻曰扶桑夫人紫霄元君果
 來迎我事已明矣難復隱諱遂整衣出見神人對語
 久之然夫人之音陞莫能辨遂巡揖而退陞拜而問
 之曰少玄雖胎育之人非陰陽所積昔居無欲天為



玉皇左侍書謚曰玉華君主下界三十六洞學道之流每至秋分日即持簿書來訪志道之士嘗貶落所犯為與同宮四人退居靜室嗟嘆其事恍惚如有欲想太上責之謫居人世為君之妻二十三年矣又遇紫霄元君至此今不復近附於君矣至閩中月獨居靜室陞既駭異不敢輒踐其間往々有女真或二或四衣長綃衣作古鬟髻周身光明燭耀如晝來詣其室升堂連榻笑語通夕陞至而看之亦皆天人語言

不可辨試問之曰神仙秘密難復漏洩沉累至重不可不隱陞守其言誠亦常隱諱洎陞罷府恭又解印組得家于洛陽陞以妻之誓不敢陳泄於恭後二年謂陞曰少玄之父壽算止于二月十七日某雖神仙中人生于人世為有撫養之恩若不救之枉其報矣乃請其父曰大人之命將極於二月十七日少玄受劬勞之恩不可不護遂發絳箱取扶桑大帝金書黃庭內景之書致於其父曰大人之壽常數極矣若非

此書不可救免今將授父可讀萬遍以延一紀乃令
恭沐浴南向而跪少玄當几授以功章寫於青紙封
以素函奏之上帝又召南斗注生真君附奏上帝須
臾有三朱衣人自空而來跪少玄前進脯羞喻酒三
爵手持功章而去恭大異之私訊於陸陸諱之經月
餘遂命陸語曰玉清真侶將雪予於太上今復召玉
皇左侍書玉華君主化元精炁施布仙品將欲反神
還于無形復侍玉皇歸彼玉清君莫泄是言遺予父

母之念又以救父之事泄露神仙之術不可久留人
世之情畢于此矣陸跪其前嗚咽流涕曰下界蟻虱
黷汚仙上永淪穢濁不得昇舉乞賜指喻以救沉痾
久永不忘其恩少玄曰予留詩一首以遺子予上界
天人之書皆雲龍之篆下界見之或損或益亦無會
者子當執管記之其詞曰

得之一元 匪受自天 太老之真 無上之仙
光含影藏 形於自然 真安匪求 神之久留

淋美其真 體性剛柔 丹霄碧虛 上聖之儔
百歲之後 空餘墳丘

陸載拜受其辭晦其義理跪請講貫以為指明少玄
曰君之於道猶未熟習上仙之韻昭明有時至景申
年中遇琅琊先生能達其時與君開釋方見天路但
當保之言畢而卒九日葬舉棺如空發視視之留衣
而脫處室十八居閩三歸洛二在人間二十三年後
陸與恭皆保其詩遇儒道通達者示之竟不能會至

景申年中九疑道士王方古其先琅琊人也遊華嶽
迴道次于陝郊時陸亦客于其郡因詩酒夜話論及
神仙之事時會中皆貴道尚德各徵其異殿中侍御
史郭固左拾遺齊推右司馬韋宗卿王建皆與崔恭
有舊因審少玄之事於陸陸出涕泣恨其妻所留之
詩絕無會者古請其辭吟咏須臾即得其旨歎曰太
無之化金華大仙亦有傳於後學執時坐客聳聽其
辭句句解釋流如貫珠凡數千言方盡其義因命陸

執筆盡書先生之辭目曰少玄玄珠心鏡好道之士
家多藏之

妙女

唐貞元元年五月宣州旌德縣崔氏婢名妙女年可
十三因夕汲庭中忽見一僧以錫杖連擊三下驚怖
而倒便言心痛須臾迷亂針灸莫能知數日稍間而
吐痢不息及產不復食食輒嘔吐唯餌蜀葵花及鹽
茶既而清瘦爽徹顏色鮮華方說初昏迷之際見一

人引乘白雲至一處宮殿甚嚴悉如釋門西方部其
中天仙多是妙女之族言本是提頭賴吒天王小女
為洩天門間事故謫墮人世已兩生矣賴吒王姓韋
名寬第六號上尊夫人姓李號善倫東王公是其季
父名括第八妙女自稱小娘言父與姻族同遊世間
尋索今於此方得見前所見僧打腰上欲女吐瀉藏
中穢惡俗氣然後得昇天天上居處華盛各有姻戚
及奴婢與人間不殊所使奴名羣角婢名金霄名鳳

樓其前生有一子名遙見並依然相識昨來之日於
金橋上與兒別賦詩惟記兩句曰手攀橋柱立滴淚
天河滿時自吟詠悲不自勝如此五六日病臥叙先
世事一旦忽言上尊及阿母并諸天仙及僕隸等悉
來參謝即託靈而言曰小女愚昧落在人間久蒙存
卹相媿無極其家初甚驚惶良久乃相與問答仙者
悉憑之叙言又曰暫借小女子之宅與世人言語其
上尊語即是丈夫聲氣善倫阿母語即是婦人聲各

變其語如此或來或往日月漸久詼諧戲謔一如平
人每來即香氣滿室有時酒氣有時蓮花香氣後妙
女本狀如故忽一日妙女吟唱是時晴朗空中忽有
片雲如席徘徊其上俄而雲中有笙聲、調清鏘舉
家仰聽感動精神妙女呼太郎復唱其聲轉厲妙女
謳歌神色自若音韻奇妙清暢不可言又曲名桑柳
條人言阿母適在雲中如此竟日方散旬時忽言家
中二人欲有腫疾吾代其患之數日後妙女果背上

脇下各染一腫並大如杯楚痛異常經日其主母見此痛苦令求免之妙女遂冥、如臥忽語令添香於鍾樓上呼天仙懺念其聲清亮悉於西方相應如此移時醒悟腫消須臾平復後有一婢卒染病甚困妙女曰我為爾白大郎請兵救女即如睡狀須臾却醒言兵已到急令灑掃添香淨室遂起支分兵馬匹配幾人於某處檢校幾人於病人身上束縛邪鬼其婢即瘥如故言見兵馬形像如壁畫神王頭上着胡帽

子悉金鈿也其家小女子見良久乃滅大將軍姓許名光小將曰陳萬每呼之驅使部位甚多來往如風雨聲更旬時忽言織女欲嫁須往看之又睡醒而說婚嫁禮一如人間言女名垂陵子嫁薛氏事多不備紀其家常令妙女繡忽言今要暫去請婢鳳樓代繡如此竟日便作鳳樓姿容精神時異繡作巧妙疾倍常時而不與人言語時、俛首笑久之言却迴即復本態無鳳樓狀也言大郎欲與僧伽和尚來看娘子

即掃室添香煎茶待之須臾遂至傳語問訊妙女忽笑曰大郎何為與上人相撲此時舉家俱聞牀上踏蹴聲甚厲良久乃去有時言向西方飲去迴遂吐酒竟日醉臥一夕言將娘子一魂小娘子一魂遊看去使與善倫友言笑是夕娘子等並夢向一處與衆人遊樂妙女至天明便問娘子夢中事一一皆同如此月餘絕食忽一日悲咽而言大郎阿母喚某婦甚悽愴苦言久在世間戀慕娘子不忍捨去如此數日涕

泣又言不合與世人往來汝意須住如之奈何便向空中辭別詞頗鄭重後此無漸言語告娘子曰某相戀不去既在人間還須飲食但與某一紅衫子着及瀉藥如言與之遂漸飲食雖時說未來事皆無應其有繁細不能具錄其家紀事狀盡如此不知其婢後復如何

吳清妻

唐元和十二年虢州湖城小里正吳清妻楊氏號監

真居天仙鄉車谷村因頭疼乃不食自春及夏每靜
坐入定皆數日村隣等就看三度見得藥共二十一
丸以水下玉液漿兩碗令煎茶飲四月十五日夜更
焚香端坐忽不見十七日縣令自焚香祝請其夜四
更牛驢驚見牆上棘中衫子逡巡牛屋上見楊氏裸
坐衣服在前肌肉極冷扶至院與村舍焚香聲磬至
辰時方醒稱十四日午時見仙鶴語云洗頭十五日
沐浴五更有女冠二人并龍駕五色雲來乃乘鶴去

到仙方臺見道士云華山有同行伴五人煎茶湯相
待汴州姓呂名德真全州姓張名仙真益州姓馬名
辯真宋州姓王名信真又到海東山頭樹木多處及
吐番界山上五人皆相隨却至仙方臺見仙骨有尊
師云此楊家三代仙骨令禮拜却請歸云有父在年
老遂還有一女冠乘鶴送來云得受仙詩一首又詩
四並書于後云道啓真心覺漸清天教絕粒應精誠
雲外仙歌笙管合花間風引步虛聲其二曰獨上瑤

仙媛六卷
增禮太清蓮花山頂飯黃精朝來吸盡金莖露遙誦
仙人掌上經其三曰飛鳥莫到人莫攀一隱十年不
下山袖中短書誰為達華山道士賣藥還其四曰日
落焚香坐醒壇庭花露濕漸更闌淨水仙童調玉液
春宵羽客化金丹其五曰攝念精思引彩霞焚香虛
室對烟花道合雲霄遊紫府湛然真境瑞皇家

郭翰

太原郭翰少簡貴有清標姿度美秀善談論工草隸

早孤獨處當盛夏乘月臥庭中時有清風稍聞香氣
漸濃翰甚怪之仰視空中見有人冉冉而下直至翰
前乃一少女也明豔絕代光彩溢目衣玄綃之衣曳
霜羅之帔戴翠翹鳳凰之冠躡瓊文九章之履侍女
二人皆有殊色惑蕩心神翰整衣中下牀拜謁曰不
意尊靈迫降願垂德音女微笑曰吾天上織女也久
無主對而佳期阻曠幽態盈懷上帝賜命而遊人間
仰慕清風願託神契翰曰非敢望也益深所感女為

勅侍婢淨掃室中張霜霧丹靨之幃施水晶玉華之
簟轉會風之扇宛若清秋乃携手昇堂解衣共臥其
襯體輕紅綃衣似小香囊氣盈一室有同心龍腦之
枕覆雙縷鴛文之衾柔肌膩體深情密態妍豔無匹
欲曉辭去面粉如故拭之乃本質翰送出戶凌雲而
去自後夜、皆來情好轉切翰戲之曰牛郎何在那
敢獨行對曰陰陽變化關渠何事且河漢隔絕無可
復知縱復知之不足為慮因撫翰心前曰世人不明



瞻矚耳翰又曰卿已託靈辰象辰象之門可得聞乎
對曰人間觀之只見是星其中自有宮室居處羣仙
皆遊觀焉萬物之精各有象在天成形在地下人之
變必形於上也吾今觀之皆了了自識因為翰指列
宿分位盡詳紀度時人不悟者翰遂洞知之後將至
七夕忽不復來經數夕方至翰問曰相見樂乎笑而
對曰天人那比人間正以感運當爾非有他故也君
無相忌問曰卿來何遲荅曰人中五日彼一夕也又

為翰致天厨悉非世物徐視其衣並無縫翰問之謂
翰曰天衣本非針線為也每去輒以服自隨經一年
忽於一夕顏色悽惻涕淚交下執翰手曰帝命有程
便當永訣遂嗚咽不自勝翰驚惋曰尚餘幾日對曰
只今夕耳遂悲泣徹曉不眠及旦撫抱為別以七寶
梳一枚留贈言明年某日當有書相問翰荅以玉環
一雙便履空而去迴顧招手良久方滅翰思之成疾
未嘗暫忘明年至期果使前者侍女將書函至翰遂

開封以青縑為紙鉛丹為字言詞清麗情意重疊書
末有詩二首詩曰河漢雖云濶三秋尚有期情人終
已矣良會更何時又曰朱閣臨清漢瓊宮御紫房佳
期空在此只是斷人腸翰以香牋答書意甚慙切并
有酬贈詩二首詩曰人世將天上由来不可期誰知
一迴願交作兩相思又曰贈枕猶香澤啼衣尚淚痕
玉顏霄漢裏空有往來魂自此而絕是年太史奏織
女星無光翰思不已凡人間麗色不復措意復以繼

嗣大義須婚強娶程氏女殊不稱意復以無嗣遂成
反目翰後官至侍御史而卒

楊敬真

楊敬真號州閩鄉縣長壽鄉天仙村田家女也年十
八嫁同村王清其夫家貧力田楊氏供婦職甚謹夫
族目之為勤力新婦性沉靜不好戲笑有暇必灑掃
靜室閉門閑坐雖隣婦狎之終不相往來生三男一
女年二十四歲元和十二年五月十二日夜告其夫

仙女六卷
三十一
曰妾神識頗不安惡聞人言當於靜室寧之請君與
兒女暫居異室其夫以田作困又保無他因以許之
不詰其故楊氏遂沐浴着新衣洒掃其室焚香閉戶
而坐及明訝其起遲開門視之衣服委牀上若殫脫
然身已去矣但覺異香滿室其夫驚以告其父母共
嗟嘆之隣人來曰昨夜方半有天樂從西而來似若
雲中下於君家奏之久之稍上去合村皆聽之君
家聞否而異香酷烈遍數十里村吏以告縣令李邯

遣吏民遠近尋逐皆無踪跡因令不動其衣閉其戶
以棘環之冀其或來也至十八日夜五更村人復聞
雲中仙樂異香從東來復下王氏宅作樂久之而去
王氏亦無聞者及明來視其門棘封如故房中髣髴
若有人聲遽走告縣李邯親率僧道官吏共開其門
則婦宛然在牀矣但覺面目光芒有非常之色邯問
曰向何所去今何所來對曰昨十五日夜初有仙騎
來曰夫人當上仙雲鶴即到宜靜室以伺之至三更

有仙樂綵仗霓旌絳節鸞鶴紛紜五雲來降入於房
中執節者前曰夫人准籍合仙仙師使使者來迎將
會於西岳於是仙童二人捧玉箱來獻箱中有奇服
非綺非羅製若道人之衣珍華香潔不可名狀遂衣
之畢樂作三闋青衣引白鶴來曰宜乘此初尚懼其
危試乘之穩不可言飛起而五雲捧出綵仗霓旌次
第前引至於華山雲臺峰峰上有盤石已有四女先
在彼焉一人云姓馬宋州人一人姓徐幽州人一人

姓郭荆州人一人姓夏青州人皆其夜成仙同會於
此房一小仙曰並捨虛幻得證真仙今當定名有真
字於是馬曰信真徐曰湛真郭曰修真夏曰守真其
時五雲叅差徧覆崖谷妙樂羅列間作於前五人相
慶曰同生濁界並是凡身一旦脩然遂與塵隔今夕
何夕歡會於斯宜各賦詩以道其意信真詩曰幾劫
澄煩思今身僅小成誓將雲外隱不向世間存湛真
詩曰綽約離塵世從容上太清雲衣無綻日鶴駕沒

仙姑六卷
遙程修真詩曰華嶽無三尺東瀛僅一杯入雲騎綵
鳳歌舞上蓬萊守真詩曰共作雲山侶俱辭世界塵
靜思前日事拋却幾年身敬真亦詩曰人世徒紛擾
其生似舜華誰言今夕裏俛首視雲霞既而雕盤珍
果名不可知妙樂鏘鏗響動崖谷俄而執節者請曰
宜往蓬萊謁大仙伯五真曰大仙伯為誰曰茅君也
鼓樂鸞鶴復次第前引東去倏然間已到蓬萊其宮
皆金銀花木樓殿皆非人間之制作大仙伯居金闕

玉堂中侍衛甚嚴見五真喜曰來何晚耶飲以玉盃
賜以金簡鳳文之衣玉華之冠配居蓬萊院四人者
出敬真獨前曰王清父年高無人侍養請回侍其殘
年王父去世然後從命誠不忍樂而忘王父也惟仙
伯哀之仙伯曰汝村一千年方出一仙人汝當其會
無自墜其道因敕四真送至其家故得還家也邯鄲
昔何修習曰村婦何以知但性本虛靜間即凝神而
坐不復俗慮得入胸中耳此性也非學也又問要去

仙姑元卷
可召曰本無道術何以能去雲鶴來迎即去不來亦
無術可召於是遂謝絕其夫服黃冠邴以狀聞州州
聞廉使時崔從按察陝輔延之舍於陝州紫極宮請
王父於別室人不得升其階惟廉使後事及夫人之
瞻拜者纔及階而已亦不得升廉使以聞唐憲宗召
見舍於內殿試問道而無以對罷之今在陝州終歲
不食時啗果實或飲酒二三盃絕無所食但容色轉
芳嫩耳

少室仙姝

寶曆中有封陟孝廉者居於少室貌態潔朗性頗真
端志在典墳僻于林藪探義而星歸腐草閱經而月
墜幽窓兀兀孜孜俾夜作晝無非搜索隱奧未嘗縱
揭日時也書堂之畔景像可窺泉石清寒桂蘭雅淡
戲猱每竊其庭果唳鶴頻棲於澗松虛籟時吟纖埃
晝闌烟鎖簞篁之翠節露滋躑躅之紅葩薜蔓衣垣
苔茸毯砌時夜將午忽飄異香酷烈漸布於庭際俄

仙女元卷
有輜輶自空而降畫輪輶輶直凌簷楹見一仙姝侍
後華麗玉珮敲磬羅裙曳雲體欺皓雪之容光臉奪
芙蓉之豔冶正容歛衽而揖陟曰某籍本上仙謫居
下界或遊人間五岳或止海上三峰月到瑤階愁莫
聽其鳳管蟲吟粉壁恨不寐於鶯衾燕浪語而徘徊
鸞虛歌而縹緲寶瑟休泛亂觥懶斟紅杏豔枝激含
頻於綺殿碧枕芳萼引凝睇於瓊樓既歛曉粧漸融
春思伏見郎君神儀瀟灑襟量端明學聚流螢文含

五草玄居

隱豹所以慕其真朴愛此孤標特謁光容願持箕箒
又不知郎君雅旨何如陟攝衣朗燭正色而坐言曰
某家本貞廉性唯孤介貪古人之糟粕究前聖之指
歸編柳苦辛燃糠幽暗布衾糲食燒蒿茹藜但自固
窮終不斯濫必不敢當神仙降頌斷意如此幸早迴
車妹曰某乍造門墻未申懇迫輒有詩一章奉留後
七日更來詩曰謫居蓬島別瑤池春媚烟花有所思
為愛君心能潔白願操箕箒奉屏幃陟覽之若不聞

仙姑方卷
雲輶既去窓戶遺芳然陟心中不可轉也後七日夜
姝又至騎從如前時艷容潔服豔媚巧言又白陟曰
某以業緣處縈魔障欵起蓬山瀛島繡帳錦宮恨起
紅茵愁生翠被難窺舞蝶於芳草每妬流鶯於綺叢
靡不雙飛俱能對峙自矜孤寢轉情空閨秋却銀缸
但凝眸於片月春尋瓊圃空杼思於殘花所以激切
前時布露丹懇幸垂采納無阻積誠又不知郎君意
竟如何陟又正色而言曰其身居山藪志已顛蒙不

識鉛華豈知女色幸垂速去無相見尤姝曰願不貯
其深疑幸望容其陋質輒更有詩一章後七日復來
詩曰弄玉有夫皆得道劉剛無室盡登仙君能仔細
窺朝露須逐雲車拜洞天陟覽之又不迴意後七日
夜姝又至柔容冶態靚衣明眸又言曰逝波難駐西
日易頽花木不停殫露非久輕漚泛水只得逡巡微
燭當風莫過瞬息虛爭意氣能得幾時恃賴韶顏須
更槁木所以君誇容鬢尚未凋零固止綺羅貧窮典

仙姑元卷
籍及其衰老何以維持我有還丹頗能駐命許其依
托必寫襟懷能遣君壽例三松瞳方兩目仙山靈府
任意遨遊莫種種花使朝晨而騁豔休敲石火尚昏
黑而流光陟乃怒目而言曰我居書齋不欺暗室下
惠為証芥子為師是何妖精苦相凌逼心如鐵石無
更多言儻若遲迴必當窘辱侍衛諫曰小娘子迴車
此木偶人不足與語况窮薄當為下鬼豈神仙配偶
耶妹長吁曰我所以懇々者為是青牛道士之苗裔

况此時一失又須曠居六百年不是細事於戲此子
大是忍人又留詩曰蕭郎不顧鳳樓人雲澀迴車淚
臉新愁想蓬瀛歸去路難窺舊苑碧拖春鞦韆出戶
珠翠響空冷、笙簫杳、雲露然陟意不易後三年
陟染疾而終為太山所追束以大鎖使使驅之欲至
爾府忽遇神仙騎從清道甚嚴使者躬身於路左曰
上元夫人遊太山耳俄有仙騎勅使者與囚俱來陟
至彼仰窺乃昔日求偶仙妹也但左右彈指悲嗟仙

妹遂索追状曰不能於此人無情遂索大筆判曰封
 陟往雖執迷操惟堅潔實由村艱難責風情宜更延
 一紀左右令陟跪謝使者遂解去鐵鎖曰仙官已釋
 則幽府無敢追攝使者却引婦良久蘇息後追悔昔
 日之事慟哭自咎

王蔡院女仙

長安安業唐昌觀舊有玉蔡花其花每發若瓊林瑤
 樹唐元和中春初方盛車馬尋玩者相繼忽一日有



仙媛六卷

卷六

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綠繡衣垂雙髻無簪珥之飾容
色婉婉迥出於衆從以二女冠三小僕皆小髻黃衫
端麗無比既而下馬以白角扇鄣面直造花所異香
芬馥聞於數十步外觀者疑出自宮掖莫敢逼而視
之佇立良久令女僕取花數枝而出將乘馬顧謂黃
衫者曰曩有玉峰之期自此行矣時觀者如堵咸覺
烟飛鶴唳景物輝煥舉轡百餘步有輕風擁塵隨之
而去須臾塵滅望之已在半空方悟神仙之遊餘香

不散者經月餘時巖休復元稹劉禹錫白居易俱作
玉蕊院真人降詩巖休復詩曰終日齋心禱玉宸
銷眼冷未逢真不如一樹瓊瑤蕊笑對藏花洞裏人
又曰香車潛下玉龜山塵世何由覩舜顏惟有無情
枝上雪好風吹綴綠雲鬟元稹詩云弄玉潛過玉樹
時不教青鳥出花枝的應未有諸人覺只是巖郎自
得知劉禹錫詩云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
車攀枝弄雪時迴首驚怪人間日易斜又曰雪蕊瓊

葩滿院春羽林輕步不生塵君王簾下徒相問長伴
吹簫別有人白居易詩云瀛女偷乘鳳下時洞中暫
歌弄瓊枝不緣啼鳥春饒舌青鎖仙郎可得知

谷神女

唐元和初萬年縣有馬士良者犯事時進士王爽為
京尹執法嚴酷欲殺之士良乃亡命入南山至炭谷
湫岸潛於大柳樹下纔曉見五色雲下一仙女于水
濱有金槌玉板連扣數下青蓮湧出每葉施開仙女

取擘三四枝食之乃乘雲去士良見金槌玉板尚在
躍下扣之少頃復出土良盡食之十數枝頓覺身輕
即能飛舉遂捫蘿尋向者五色雲所在俄見大殿崇
宮食蓮女子與羣仙處寺中覩之大驚趨下以其竹
杖連擊墜於洪崖澗澗水清潔因憊熟睡及覺見
雙鬟小女磨刀謂曰君盜靈藥奉命來取君命士良
大懼俯伏求救解之荅曰此應難免惟有神液可以
救君君當以我為妻遂去逡巡持一小碧甌內有飯

白色士良盡食復寢須臾起雙鬢曰藥已成矣以示
之七顆光瑩如空青色士良喜歎看其腹有似紅線
處乃刀痕也女以藥磨之隨手不見戒曰但自修學
慎勿語人儻漏洩腹瘡必裂遂同住於湫側又曰我
谷神之女也守護上仙靈藥故得救君耳至會昌初
往人見於炭谷湫捕魚不獲投一帖子必隨斤兩
數而得

韋蒙妻

韋蒙妻許氏居東京翊善里自云許氏世出神仙皆
得為高真受天帝重任性潔淨熟詩禮二經事舅姑
以孝聞蒙為尚書郎早夭許舅姑亦亡惟一女年十
二歲甚聰慧已能記易及詩忽無疾而卒許甚憐之
不忍遠葬殯于堂側居數月聞女於殯宮中語許與
侍婢總筭發棺視之已生矣言初卒之狀云忽見二
青衣童子可年十二三持一紅幡來庭中呼某名曰
韋小真天上召汝于是引之昇天可半日到天上見

宮闈崇麗天人皆錦繡毛羽五色之衣金冠玉笏亦多玉童玉女皆珠玉五色之衣花木如琉璃寶玉之形風動有聲如樂曲鏗鏘和雅既到宮中見韓君司命曰汝九世祖有功於國有惠及人近已擢為地下主者即遷地仙之品汝母心於至道合陟仙階即令延汝于丹陵之闈汝祖考三世皆已生天矣遂使二童送歸母便可齋沐太乙使者即當至矣許常持妙真經往々感致異香及殊常光色衆共異之已十餘

年矣及小真歸後三日果有仙樂之聲下其庭中許與小真總筭一時昇天有龍虎兵騎三十餘人導後而去乃長慶元年辛丑歲也

餘杭仙姥

仙姥餘杭人也嫁于西湖農家善採百花釀酒王方平嘗以千錢過蔡經家與姥沽酒飲而甘美其後羣仙時降因授藥一丸以償酒價姥服化去后十餘年有人經洞庭湖邊見賣百花酒者即姥也

仙媛紀事

仙女奕棋

謝仙翁登山採樵于池側見二女奕謝從傍觀女食
棧以核投地謝取食之奕罷恍失所在謝駭而歸子
孫不測后入山莫知所之時有見者急追之莫能及
里人為立祠名其池曰仙女池翁曰謝寶仙云

新鐫仙媛紀事第七

錢唐雉衡山人楊爾曾輯

張雲容

薛昭者唐元和末為平陸尉以義氣自負常慕郭代
公李北海之為人因夜直宿囚有為母復仇殺人者
與金而逸之故縣聞于廉使廉使奏之坐謫為民于
海東勅下之日不問家產但荷銀鐺而去有客田山
叟者或云數百歲矣素與昭洽乃賚酒攔道而飲餞

仙媛紀事

一

之謂昭曰君義士也脫人之禍而自當之真荆聶之
 儔也吾請從子昭不許固請乃許之至三鄉夜山叟
 脫衣賞酒大醉屏左右謂昭曰可遁矣與之携手出
 東郊贈藥一粒曰非唯去疾兼能絕穀又約曰此去
 但遇道北有林藪繁翳處可且暫匿不獨逃難當獲
 美妹昭辭行過蘭昌宮古木修竹四合其所昭踰垣
 而入追者但東西奔走莫能知踪矣昭潛于古殿之
 西間及夜風清月皎見階前有三美女笑語而至揖



宮玉林鐫

仙媛十卷
讓升于花茵以犀杯酌酒而進之居首女子酌之曰
吉利吉利好人相逢惡人相避其次曰良霄宴會雖
有好人豈易逢耶昭居窻隙間聞之又誌田生之言
遂蹀出曰適聞夫人云好人豈易逢耶昭雖不才願
備好人之數三女愕然良久曰君是何人而匿於此
昭具以實對乃設座于茵之南昭詢其姓字長曰雲
容張氏次曰鳳臺蕭氏次曰蘭翹劉氏飲將酣蘭翹
命骰子謂二女曰今夕佳賓相會須有匹偶請擲骰

子遇采強者得薦枕席乃遍擲雲谷采勝翹遂命薛
郎近雲容姊坐又持雙盃而獻曰真所謂合盃矣昭
拜謝之遂問夫人何許人何以至此容曰某乃開元
中楊貴妃之侍兒也妃甚愛惜常令獨舞霓裳於繡
嶺宮妃贈我詩曰羅袖動香香不已紅蕖裊裊秋烟
裏輕雲嶺上下搖風嫩柳池邊初拂水詩成明皇吟
詠久之亦有繼和但不記耳遂賜雙金扼臂因此寵
幸愈於羣輩此時多遇帝與申天師談道予獨與貴

仙傳十卷
三十一
妃得竊聽亦數侍天師茶藥頗獲天師憫之因閑處
叩頭乞藥師云吾不惜但汝無分不久處世如何我
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天師乃與絳雪丹一粒曰汝但
服之雖死不壞但能大其棺廣其穴含以真玉踈而
有風使鬼不蕩空魄不沉寐有物拘制陶出陰陽後
百年得遇生人交精之氣或再生便為地仙耳我沒
蘭昌之時具以白貴妃貴妃恤之命中貴人陳玄造
受其事送終之器皆得如約今已百年矣仙師之屯

莫非今宵良會乎此乃宿分非偶然耳昭因詰申天
師之貌乃田山叟之魁梧也昭大驚曰山叟即天師
明矣不然何以委曲使予符曩日之事哉又問蘭鳳
二子容曰亦當時宮人有容者為九仙媛所忌毒而
死之歲吾穴側與之交游非一朝一夕耳鳳臺請擊
席而歌送昭容酒歌曰臉花不綻幾含幽今夕陽春
獨換秋我守孤燈無白日寒雲隴上更添愁蘭翹和
曰幽谷啼鸞整羽翰犀沉玉冷自長歎月華不忍高

仙媛廿卷
泉戶露滴松枝一夜寒雲容和曰韶光不見幾成塵
曾餌金丹忽有神不意薛生携舊律獨開幽谷一枝
春昭亦和曰誤入宮垣漏網人月華靜洗玉階塵自
疑飛到蓬萊頂瓊豔三枝半夜春詩畢旋聞鷄鳴三
人曰可歸室矣昭持其衣超然而去初覺門戶至微
及經闕亦無所妨蘭鳳皆告辭而他往矣見燈燭熒
熒侍婢凝立帳幄綺繡如貴戚家焉遂同寢處昭甚
慰喜如此數夕但不知昏旦容曰吾體已蘇矣但衣

服破故更得新衣則可起矣今有金扼臂君可持往
近縣易衣服昭懼不敢去曰恐為州邑所執容曰無
憚但將我白絹去有急即蒙首人無能見矣昭然之
遂出三鄉貨之市其衣服夜至穴則容已迎門而笑
引入曰但啓櫬當自起矣昭如其言果見容體已生
及回顧帷帳惟一大穴多冥器服玩金玉唯取寶器
而出遂與容同歸金陵幽棲至今見在容鬢不衰豈
非俱餌天師之靈藥耳申天師名元之

許飛瓊

唐開成初進士許渾遊河中忽得大病不知人事親友數人環坐守之至三日蹶然而起取筆大書於壁曰曉入瑤臺露氣清坐中唯有許飛瓊塵心未盡俗緣在十里下山空月明書畢復寐及明日又驚起取筆改其第二句曰天風飛下步虛聲書訖兀然如醉不復寐矣良久漸言曰昨夢到瑤臺有仙女三百餘人皆處大屋內一人云是許飛瓊遣賦詩及成又令

改曰不欲世間人知有我也既畢甚被賞歎令諸仙皆和曰君終至此且歸若有人導引者遂得回耳

裴玄靜

裴玄靜緱氏縣令昇之女鄆縣尉李言妻也幼而聰慧母教以詩書皆誦之不忘及笄以婦功容自飾而好道請于父母置一靜室披戴父母亦好道許之日以香火瞻禮道像女使侍之必逐於外獨居別有女伴言笑父母看之復不見人詰之不言潔思閑淡雖

仙城七卷八
骨肉常見亦執禮曾無慢容及年二十父母欲歸於
李言聞之固不可唯願入道以求度世父母抑之曰
女生有歸是禮婦時不可失禮不可虧儻人道不果
是無所歸也南嶽魏夫人亦從人育嗣後為上仙遂
適李言婦禮臻備未一月告于李言以素修道神人
不許為君妻請絕之李言亦慕道從而許焉乃獨居
靜室焚修夜中聞言咲聲李言稍疑未之敢驚潛壁
隙窺之見光明滿室異香芬馥有二女子年十七八

鳳髻霓裳姿態婉麗侍女數人皆雲髻綃服綽約在
側玄靜與二女子言談李言異之而退及旦問於玄
靜答曰有之此崑崙仙侶相省上仙已知君窺以術
止之而君未覺更來慎勿窺也恐君為仙官所責然
玄靜與君宿緣甚薄非久在人間之道念君後嗣未
立候上仙來當為言之後一夕有天女降李言之室
經年復降送一兒與李言此君之子也玄靜即當去
矣後三日有五雲盤旋仙女奏樂白鳳載玄靜昇天

向西北而去時大中八年八月十八日在溫縣供道
村李氏別業

感玄符

感玄符者冀州民妻也三歲得疾而卒父母號慟方
甚有道士過其門曰此可救也抱出示之曰此必為
神仙適是氣蹶耳衣帶中解黑符以救之良久遂活
父母致謝道士曰我壯嶽真君也此女可名玄符後
得昇天之道言訖不見遂以為名及為民妻而舅姑

酷侍奉益謹常謂諸女曰我得人身生中國尚為女
子此亦所關也父母早喪唯舅姑為尊耳雖被箠楚
亦無所怨夜有神仙降之授以靈藥不知其所修何
道大中十年丙子八月十日昇天

徐仙姑

徐仙姑者北齊僕射徐之才女也不知其師已數百
歲狀貌常如二十四五歲耳善禁呪之術獨遊海內
名山勝境無不周徧多宿巖麓林窟之中亦寓止僧

院忽為豪僧十輩巧言挑侮姑叱之羣僧激怒欲以力制詞色愈悖姑笑曰我女子也而能棄家雲水不避蛟龍虎狼豈懼汝鼠輩乎即解衣而臥遽撤其燭僧喜以為得志遲明姑理策出山諸僧一夕皆僵立尸坐若被拘縛口噤不能言姑去數里僧乃如故來往江表吳人見之四十餘年顏色如舊其行若飛所至之處人畏敬若神明矣無敢戲侮者咸通初調剡縣白鶴觀道士陶蕢雲曰我先君仕歷周隋以方術

聞名陰功及物今亦得道故我為福所及亦延年長生耳以此推之即之才女也

緹仙姑

緹仙姑長沙人也入道居衡山年八十餘容色甚少於南嶽魏夫人僊壇精修香火十餘年了然無侶壇側多虎狼常人遊者須結隊執兵器方敢入姑隱其間曾無怖畏數年後有一青鳥形如鳩鴿紅頂長尾飛來所居自語云我南嶽夫人使也以姑修道精苦

獨棲窮林命我為伴他日又言西王母姓緱乃姑之
祖也閻姑修道勤至將有真官降而授道但時未至
耳宜勉於修勵也每有人遊山必青鳥先言其姓字
又曰河南緱山乃王母修道之處故鄉之山也又一
日青鳥飛來曰今夕有暴客至勿以為怖也其夕果
有十餘僧來魏夫人仙壇乃是一片石方可丈餘其
下宛然浮寄他石之上每一人推之則搖動人多則
屹然而住是夕羣僧持火挺刃將害仙姑入其室姑



仙媛七卷

九

山震谷裂謂已顛墜矣而終不能動僧相率奔走及
明有遠村至者云十僧中九僧為虎所食其一不共
推故免歲餘青鳥語姑遷居他所因徙居湖南鳥亦
隨之而往人未嘗會其語唐相國文昭鄭公畋自承
旨學士左遷梧州牧師事於姑姑謂畋曰此後四海
多難人間不可久居吾將隱九疑矣一旦遂去

王氏女

王氏女者丞相徽之姪女也父隨兄入關徽之時在
翰林王氏與所生母劉及嫡母裴氏寓居常州義興
縣湖狀渚桂巖山之下與洞靈觀相近王氏自幼慕
道不飲酒不茹葷工詞翰善琴好無為清淨之道及
長誓志不嫁常持大洞三十九章道德章句居室之
中時有異香氣與衆香氣不同父母敬異之嘗密謂
母曰洞宮有召當補仙官辭不獲免恐遠行耳母未
解其意忽一旦小疾裝與劉於洞靈觀修齋祈福是

仁女七卷
日稍愈遂同詣洞靈真像前焚香祈祝及晚歸坐於
門右片石之上題絕句曰翫水登山無足時諸仙頻
下聽吟詩此心不戀居人世唯見天邊雙鶴飛此夕
奄然而終及明有二鶴栖於庭樹有仙樂盈室覺有
異香遠近驚異共奔看之隣人以是白於湖汭鎮吏
詳驗鶴已飛去因囚所報者裴及劉焚香告之曰汝
若得道却為降鶴以雪隣人勿使其濫獲罪也良久
雙鶴降于庭旬日又降葬於桂巖之下棺輕但聞香

氣異常發棺視之止衣舄而已今以桂巖所居為道
室即乾符元年也

薛玄同

薛氏者河中少尹馮徽妻也自號玄同適馮徽二十
年乃言素志攝疾獨處焚香誦黃庭經日二三遍又
十三年夜有青衣玉女二人降其室將至有光如月
照其庭廡香風颯然時秋初殘暑方甚而清涼虛爽
飄若洞中二女告曰紫虛元君主領南方下校文籍

命諸真大仙於六合之內名山大川有志道者必降而教之玄同善功地司累奏簡在紫虛之府况聞女子立志君尤嘉之即日將親降於此如此凡五夕皆焚香嚴盛以候元君咸通十五年七月十四日元君與侍女羣真二十七人降于其室玄同拜迎于門元君憇坐良久示以黃庭澄神存修之旨賜九華丹一粒使八年後吞之當遣玉女颯車迎汝於嵩嶽矣言訖散去玄同自是冥心靜神往々不食雖真仙降眄

光景燭空靈風異香雲瑛鈞樂奏於其室馮徽亦不知也常復毀笑及黃巢犯關馮與玄同寓晉陵中元和中元年十月舟行至瀆口欲拉別墅忽見河濱有朱紫官吏戈甲武士立而序列若迎候狀所在寇盜舟人見之驚愕不進玄同無懼也即移舟及之官吏皆拜玄同曰未也猶在春中但去無速也遂各散去同舟者莫測之明年二月玄同沐浴餌紫靈所賜之丹二仙女亦密降其室十四日稱疾而卒有仙鶴三十

仙苑七卷
六隻翔集庭宇形質柔緩狀若生人額中有白光一點良久化為紫氣沐浴之際玄髮重生立長數寸十五日夜雲彩滿空忽爾雷電棺蓋飛在庭中失尸所在空衣而已異香羣鶴決旬不休時僖宗在蜀浙江節度使周寶表其事詔付史官

戚道遙

戚道遙冀州南宮人也父以教授自資道遙十餘歲好道清淡不為兒戲父母亦好道常行陰德父以女

誠授道遙道遙曰此常人之事耳遂取老子仙經誦之年二十餘適同邑蒯潯舅姑酷責之以蠶農怠惰而道遙旦夕以齋潔修行為事殊不以生計在心蒯潯亦屢責之道遙白舅姑請返於父母及父母家亦逼迫終以不能為塵俗事願獨居小室修道以資舅姑蒯潯及舅姑俱疑之乃棄之於室而道遙但以香水為資絕食靜想自歌曰咲看滄海欲成塵王母花前別衆真千歲却歸天上去一心珍重世間人蒯氏

及隣里悉以為妖夜聞室內有人語聲及曉見逍遙
獨坐亦不驚又三日晨起舉家聞屋裂聲如雷但見
所服衣履在室內仰視半天有雲霧鸞鶴復有仙樂
香輦彩仗羅列逍遙與仙衆俱在雲中歷歷聞分別
言語薊淶馳報逍遙父母到猶見之郭邑之人咸奔
觀無不驚歎

茶姥

廣陵茶姥者不知姓氏在鄉里間常如七十歲人而

輕健有力耳聰目明髮鬢滋黑晉元帝南渡之後者
舊相傳見之數百年顏狀不改每旦將一器茶往鬻
於市市人爭買自旦至暮所賣極多而器中茶常如
新熟未嘗減少人多異之州吏以冒法繫之於獄姥
乃持所賣茶器自牖中飛去

渤海女仙

張建章為幽州行軍司馬尤好經史聚書至萬卷所
居有書樓但以披閱清淨為事曾賫府帥命往渤海

遇風波泊舟忽有青衣泛一葉舟而至謂建章曰奉
 大仙命請大夫建章應之至一大島見樓臺端然中
 有女仙處之侍翼甚盛器食皆建章故鄉之常味也
 食畢告退女仙謂建章曰子不欺暗室所謂君子也
 勿患風濤之苦吾令此青衣往來道之及還風波寂
 然往來皆無所懼及迴至西岸經太宗征遼碑半沒
 水中建章以帛覆面摸而讀之不失一字其篤學如
 此

荆門之人皆能說之

黃觀福

黃觀福者雅州百丈縣民之女也幼不茹葷血好清
 靜家貧無香以栢葉栢子焚之每凝然靜坐無所營
 為經日不倦或食栢葉飲水自給不嗜五穀父母憐
 之率任其意既笄欲嫁之忽謂父母曰門前水中極
 有異物女常時多與父母說奇事先往往往信驗聞
 之因以為然隨往看之水果來洶涌乃自投水中良
 久不出漉之得一古木天尊像金彩已駁狀貌與女

無異水即澄靜便以木像置路上號泣而歸其母時
來視之憶念不已忽有彩雲仙樂引衛甚多與女子
三人下其庭中謂父母曰女本上清仙人也有小過
謫在人間年限既畢復歸天上無至憂念也同來三
人一是玉皇侍女一是天帝侍辰女一是上清侍書
此去不復來矣今來此地疾疫死者甚多以金遺父
母使移家益州以避凶歲即當金數餅昇天而去父
母如其言移家蜀郡其歲疫毒黎稚尤甚十喪三四
即唐麟德年也今俗呼為黃冠佛蓋以不識天尊道
像仍是相傳語訛以黃觀福為黃冠佛也

紫素元君

有任生者隱居嵩山一夕美女至留詩曰我居籍上
清謫居遊五嶽以君無俗累來觀神仙學生拒不納
後三日至曰妾泚精魅名列上仙冥數與君合為配
偶又贈詩曰葛洪亦有婦王母亦有夫神仙盡靈匹
君子意何如生竟不對女又曰阮郎迷不悟何以伸

仙姑山卷
情素明月海上春絲弁却歸去後數月生病卒為吏
所追道遇旌旗擁翠輦中有一女子笑曰是嵩山讀
書薄命漢取吏所持文字視曰今既相遇不能無情
索筆判云更與三年生再拜吏曰此乃紫素元君仙
官之最貴者吏送回生乃活三年卒

慈恩塔院女仙

唐太和二年長安城南韋曲慈恩寺塔院月夕忽見
一美婦人從三四青衣來遶佛塔言笑甚有風味回

顧侍婢曰白院主借筆硯來乃於北廟柱上題詩曰
黃子陂頭好月明忘却華筵到曉行烟收山低翠黛
橫折得荷花贈遠生題訖院主執燭將視之悉變為
白鶴冲天而去書迹至今尚存

古塚女子

周寶為浙西節度使治城隍至鶴林門得古塚棺槨
將齋發之有一女子面如生鉛粉衣服皆不敗掌役
者以告寶親視之或曰此是當時嘗餌靈藥待時而

發者發則解化之期矣寶即命改葬之具車輿聲樂以送寶與僚屬登城望之行數里有紫雲覆轎車之上衆咸見一女子出自車中坐于紫雲冉冉而上久之乃沒開棺則空矣

曹仙媪

曹仙媪不知何許人常携幼女引一犬息馬闔關柳下一日至河將渡舟師拒之媪携女與犬凌波御風須臾登岸俄入東岸口石龕中遂與女及犬俱化龕

中土人立廟祀焉

張玘奴

宣和中洞賓遊吳興見一妓張玘奴色華美性澹素雖落風塵每夕沐浴更衣炷香告天求脫去甚切洞賓化一士訪之玘奴見其風神秀異殊敬盡歡自飄然而去明日又至如是往來月餘終不及亂玘奴曰荷君眷顧甚久獨不留一宿罄枕席之娛豈妾鄙陋不足以奉君子耶士曰不然人貴心相知何必如是

仙媛七卷
裁且汝每夜告天實何所求玆奴曰失身於此又將
何為但自念奴入是門中妄施粉黛以假為真歌謳
豔曲以悲為樂本是一團臭膿皮袋借偽飾以惑人
每每悔歎世之愚夫不自尊貴過我門者覩我如花
情牽意惹留戀不捨非但喪財多致身殞妾雖假容
交歡覺罪愈重唯祈夕告天早期了脫士曰汝志如
此何不學道珍奴曰陷于此地何從得師士曰吾為
汝師可乎珍即拜扣士曰再來廼可遂去日夜望不



至深自悵恨因書曰逢師許多時不說此兒箇安得
仍前相對坐懊恨韶光空自過直到如今悶損我筆
未竟士忽來見所書續其韻曰道無巧妙與你方見
一箇子後午前定息坐夾脊關崑崙過恁時得氣力
思量我珍大喜士迺以太陰煉形丹法與之珍自是
神氣裕然若開悟不知密有所傳尤多珍亦不以告
人臨別作步蟾宮云坎離坤兌介子午須認取自家
宗祖地雷震動山頭雨要洗濯黃芽出土捉得金精

牢固閑煉康申要生龍虎待他問汝甚人傳但說道
先生姓呂珍方悟是呂先生即佯狂丐于市投荒地
密修其訣逾二年尸解而去

麻仙姑

麻仙姑後趙石勒麻胡狄之女其父强悍人畏之築
城嚴酷晝夜不止惟鷄鳴迺息姑賢有恤民之心假
作鷄鳴羣鷄效聲衆工迺止父覺欲撻之女懼而逃
入仙姑洞修道後於城北石橋飛昇追者不及名其

橋曰望仙

周惠杵

後周武穆公主周惠杵者生而有異光滿室幼不如
葦長思獨處慕魏夫人緱仙姑之志因居石室感西
靈聖母降傳經籙修三素之道潭衡之境士女景慕
者數百人世代將亂告諸學者曰我當暫往約百餘
年再來後學如市唐玄宗開元初賜額西靈後有女
冠李太真曹妙本接踵得道即今常信乃周公主所

捨觀廢久馬氏復興宋朝特賜每歲度女冠一人以
續焚修

石氏女

後周末汴京民石氏開茶肆令幼女行茶嘗有丐者
病癩垢汙藍縷直詣茶肆索飲女敬而與之不取錢
如是月餘每旦擇佳茗以待其父見之怒逐去笞女
女畧不介意供奉益謹又數日丐者覆來謂女曰汝
能啜我殘茶否女頗嫌不潔少覆于地即聞異香亟

飲之便覺神清體健丐者曰我呂仙也汝雖無緣盡
飲吾茶亦可隨汝所願或富貴或壽考皆可女小家
子不識貴只求長壽不乏財物呂仙遺詞一首名曰
漁父詞以與之子午常食日月精玄關門戶啓還扃
長如此過平生且把陰陽仔細烹言畢不復見女白
父母驚而尋之已不可得女及笄嫁一管營指揮使
後為吳燕王孫女乳母受邑號所乳女子嫁高遵約
封康國太夫人石氏壽百二十歲

曹三香

元祐末安豐縣娼女曹三香得惡疾極療不痊貧甚
為客邸以自給嘗有寒士來託宿欲得第一房主事
僕見其藍縷甚拒之三香曰貧富何擇馬便延入少
頃士聞呻痛聲甚苦聞其故僕以告士曰我能治此
症三香大喜士以箸鍼其股曰回心回心三香問先
生姓亦曰回心回心是時殊未曉門外有皂莢樹甚
大久枯死士以藥粒寘樹竅中以泥封之俄失士所

仙媛上卷
在是夕樹生枝葉旦而蔚然三香疾頓愈始悟回之
為呂遂棄家尋師邑人於其地建呂真人祠紹興十
四年三香忽還鄉顏貌韶秀邑老人猶有識之者武
翼大夫子澤為郡守召問之不肯深言後不知所之

劉女

汀州寧化縣攀龍鄉豪家劉安上之女生不茹葷性
慧喜文墨年九歲即能隨女人談道姿美而豔其光
可鑑以不嫁自誓及笄父母奪其志許嫁處州石城

何氏子卜吉成婚辭不獲悉務素潔玉顏丹臉不施
朱粉將行聚族往送之門導從越境忽一白鶩後空
而下女出車乘之飛昇而去衆駭愕失措父母痛哭
悲悼莫知所為里以告縣白于州州聞之朝土人置
祠於其地詔賜祠名蓬萊地據左僻士大夫枉道訪
求遺迹題咏甚多陳元輿侍郎詩云蓬萊觀下瑞烟
飄劉女曾從此地起桃圃昔諧王母約雲霄自赴玉
皇朝白鶩乘去人何在青鳥飛來信已遙若使何郎

仙姑一卷
有仙骨也應同引鳳凰簫其觀介于寧化石城兩境之間

台州蛇姑

台州後嶺析解元所居山林深邃人跡罕及嘗有樵者採薪到山巔見小草庵一道姑坐其中不知從何來疑其為異物也以告所主析即策杖訪焉佇立良久俟出定開目乃前作禮問先生何處人何年至此不荅又曰欲蓋小屋與先生蔽風雨可乎亦不荅析

自召匠剪薙榛莽就舊舍作屋三間具築土臺以供宴坐并薪水之具皆備既流傳四遠好事者瞻敬不絕遂穴地為爐儲宿火擬為來者爇香之用或持錢米布施則冥土臺前地窟內庵伴常有一蛇蟠踞護守善人至蛇隱不出不善人必逐之偷兒知有物夜來盜蛇纏糾至旦幾死姑為洒水布氣始甦郡士張得一年方弱冠欲棄家學道齋香拜謁啓云得一妄意修真未知前程可以達道否欣然應之曰汝當逢

至訣宜速離此吾授汝數語能寶持受行之不可勝
追悔弗 為人說如此

浦江仙姑

仙姑相傳為軒轅黃帝少女於浦江仙華山修真上
升故山與廟並以仙姑名有廟舊在山巔禱祈輒應
民病陟降改築山麓

山中美女

介象會稽人學道得度世禁氣之術能隱形變化入
山谷見一美女曰汝食氣未盡可斷穀三年來象如
期而往迺授以還丹術吳主聞之召至武昌尊敬之
試其術種瓜菜百果皆立生有種黍於山中苦獼猴
食之戒曰吾告介君猴即去象死後人復見之于吳
其徒發棺視之惟一符耳

赤城山二女

袁根栢碩皆剡縣人因驅羊度赤城山有石門忽開
見二女方笄遂入與語後謝婦女以香囊遺之根後

仙媛七卷
羽化頽年九十餘方外傳之亦如劉阮故事云

馬大仙

馬大仙唐光化間馬氏女青田縣人既嫁家貧養姑尤謹遇異人授以仙術往來傭織去家百里乞食有羹不食即以箬笠浮還家薦於姑頃之復回人始知其不凡呼為馬大仙云

唐廣真

女人唐廣真嚴州女子也既嫁得血疾夢道人與藥

服而愈自是與夫仳離從而入道往平江謁蓑衣何先生何稱為仙姑號無思道人淳熙壬寅二月赴郭氏飯未竟驀還寓廬即昏兀如醉兩夕小蘇言方在郭家飯次若有喚我者出門逢呂純陽曹混成歎道僧三人引至海邊跨大鰲渡海因隨遊名山洞府及到冥司純陽令崔元靜吳真人洞中學書書大字寫詩二百餘篇純陽問曰汝欲超凡入聖耶身外有身耶留形住世耶弃骨成仙耶對曰有母尚存願盡孝

仙媛七卷
道曰如是則且留形住世遂持丹一粒分而為四投
之盤中圓轉甚疾攫得其一吞之自是辟穀高宗聞
其名降香往請符水召入德壽宮宣問符水靈驗是
甚法對曰不曾行法但以心為法神為符氣為水耳
上悅書寤靜先生四字以賜之

武元照

武元照蕭山民家女方在狹母或茹葷即終日不食
茹菜則乳母異之及長議適人女不樂夜夢神人告

曰汝本玉女坐累暫謫塵境汝婦休糧弃人間事及
覺欲不食母強之食又夢神怒曰違吾戒何也剖腹
取胃滌諸玉盤復納于腹而緘之因授靈寶大洞法
及混合真人印俾度世人病自是以符水療人疾遠
近求請視病命二僕肩輿以行不煩裹糧至中途取
糗二顆呵氣與之食則不飢錢塘陳氏女忽昏累日
不知人事請道士設醮厭禳之忽火起壁間倉卒奔
走火亦止致書迎元照照衣冠造馬陳女起迎門咲

仙姑一卷
語如初若無疾者照携之宿三晝夜女亦泰然韓子
哀太尉公裔邀照設榻留照寢不聞喘息徐見青雲
起鼻端一嬰兒長三寸許色如碧琉璃光射一榻盤
旋腹上頃之不見張循王家妻有娠過期不產請照
往諸妾雜立照獨視孕者咨嗟曰爾前生為樵夫嘗
擊殺大蛇今故讐汝在腹食爾五臟盡乃已急白王
出之書二符授妻妻如戒焚符以水飲之產一大蛇
王聞之大駭敬禮之贈以金帛不受復如韓氏留歲

餘欲歸止之不可涕泣而別言予不再至矣衆疑其
將羽化旦日拏舟歸蕭山至家端坐而逝時紹興十
一年也

漁翁女

楊父號越漁翁生一女絕色有謝生求娶父曰吾女
有詩兩句能續之則可詩曰硃奩半窻月修竹一簾
風生曰何事今宵景無人解與同女曰天生吾夫遂
偶之七年忽瞑目而逝後見之江中曰吾本水仙謫

居人間耳

張主簿妻

張主簿元時邵武人于臨安得一妾欲犯之則不從凡五六年有一貧士至能造墨張舍之令造一夕聞其在妾臥室談笑張亟入見二宦冲霄而去止留墨餘汁張吸之舊疾頓脫

麻衣仙姑

麻衣仙姑本川人姓任氏隱于石室山家人求之弗

得後有人見之遂進入石室中有聲殷殷如雷其壁復合手蹟尚存

張仙姑

張仙姑南陽人有仙術人有疾仙姑輒瞑目潛為布氣攻之俄而覺腹熱如火已而鳴聲如雷雖沉痾無不愈徽宗嘗召至東都後不知所終

魯生女

魯生女本長樂人初餌胡麻乃絕火穀凡十餘年少

仕女上卷
壯色如桃花一日與知故別入華山后五十年先識
者逢生女于廟前乘白鹿從王母人因識之謝其親
里鄉故而去

陳仁嬌

陳仁嬌南海人父名玘仁嬌嘗夢為逍遙遊及寤每
思舊遊不可得忽八月望丙夜有仙數百從空招之
仁嬌超然隨衆朝謁于帝遂掌蓬萊洞宋元祐中降
于廣州進士黃洞家者再時

建昌麻姑

宋政和中麻姑是建昌人修道于牟州東南姑餘山
冊封為真人至元時劉氏鯉堂前有大槐忽夢一女
冠自稱麻姑乞此樹修廟劉謾許之既寤異其事後
數日風雷大作失槐所在即詣麻姑廟槐已卧其前
矣重和初賜額曰顯異

孫仙姑

孫仙姑名不二號清靜散人寧海人即馬宜甫之妻



也母夢鶴入懷覺而有妊生而聰慧好濟人重陽祖
師自終南來化宜甫洎仙姑入道夫婦敬之若神宜
甫仙姑未能輒棄家從之每點化未悟一日仙姑見
祖師大醉徑造其宅臥於仙姑寢室姑責其非禮怒
鎖之門內使僕人呼宜甫歸而告之宜甫曰師與予
談道不離几席寧有此事及開鎖其室已空乃窺所
鎖之菴祖師睡正濃矣姑愈敬信乃始作菴修煉時
年五十矣後復從風仙姑遊至洛陽六年道成一日

忽謂弟子曰師真有命當瑶池逐沐浴更衣書頌
云三千功滿超三界跳出陰陽包裹外隱顯縱橫得
自由醉魂不復歸寧海書畢踟躕而化香風散漫瑞
氣氤氳竟日不散時宜甫居寧海環堵中聞仙藥駭
空仰而視之見仙姑乘彩雲而過仙童玉女旌節儀
仗擁導前後俯而告宜甫曰吾先歸蓬島矣

西真仙子

賢鷄君魯敢因行西城道上遇青衣曰君東齋有客

伺君久矣君乃歸至庭際見女子弄葢花陰君疑狐
怪正色遠之女亦徐去月餘飛空而來曰奴西王母
之裔家於瑤池西真閣恍如夢中引君同跨彩鸞在
寒光碧虛中四顧瓊林爛若金銀世界曰此瑤池也
藍波碧浪珠樓玉閣紅光翠靄命君升西真閣見千
萬紅妝珠佩玳瑁霞冠霓裳一人特秀女曰此吾西
王母也久之紫雲娘亦至須臾觥籌遞舉霞衣吏請
奏鸞鳳和鳴之曲又奏雲雨慶仙期曲酒酣復入一

洞碧桃豔杏香凝如霧女碩謂君曰他日與君雙棲
於此是夕同宿五雲帳中翌早君辭歸諸仙舉樂而
別

玉源夫人

陳純遊桃源凡九日糧盡困臥忽見水流巨花片純
取食之因下利覺身輕行步愈快忽遇青衣曰此玉
源夫人之地上府玉源中府靈源下府桃源後中秋
三仙將會於此君可待之至其夕俄水際有臺閣相

望有仙童召純純即往見三夫人坐絳殿上衆樂並
作玉源請純登殿叙禮畢引純登西臺翫月酒至數
行玉源謂純曰近世中秋月詩可舉一二句純乃曰
莫辭終夕看動是隔年期桃源曰未見得便是中秋
於是三夫人各吟和詩純和曰秋靜夜尤靜月圓人
更圓玉源笑曰書生便敢亂生意思純曰和韻偶然
耳玉源曰天數會合必非偶然因命酌言語褻狎遂
伸繾綣將曉同舟而至玉源之宮

新編神知回信而送王親之書
其書曰天德會合之妙非神所能
更圖五靈矣曰書之可新請主靈思
一頁馬也

少三三之人古今曰青虫曰曰其籍亦次籍凡圓入
莫籍翁之香爐長鬪羊賦蘇賦曰未良野野長中林
許王親雷曰世世中林月藉何舉一二白然曰
許王親雷曰登類除野畢得然登西臺滑月配至樓
聖育山童之然然羽封良三夫人坐然類上衆樂並

